



雾里行舟

■杨默

屋顶上的诗和远方

■张秀荣

春暖花开之时,最适合回老家。老家不仅有绿油油的麦苗、金灿灿的油菜花,更有久违的乡间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吸一口就让人神清气爽。

初次了解光伏,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站在妹妹家门前的水泥路上,一眼便可望见,她家二层小楼的楼顶上放置着数十块深蓝色的板。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板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我以为那些板是维修房子用的木棉瓦,但是看起来又不像,就问妹妹:“那是什么?”

妹妹说,那是光伏板。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我觉得很新鲜。我问:“那是干什么用的?遮风挡雨吗?”妹妹笑着说:“姐姐,你在城里连这个都不懂啊?”接着,她就开始为我讲解起来:“姐姐有所不知,现在农村已经没有人家烧草煮饭了,大家都用上电了。近几年,农村用电量猛增,不知道你们城里怎么样?”我说:“那还用说,城里也是如此。”她说:“这就对了,屋顶上的板就是用来发电的。”

原来,妹妹家几年前就安装了光伏板。她说:“我通过申请贷款买下了这些光伏板的产权,家里用电如今都依靠光伏板提供。”我说:“怪不得家里面到处都亮堂堂的,原来这电是自家产的!”她笑着说:“光伏板产生的电,自家用不完还能卖给公家,每年能够带来3000元左右的收入呢!”

我说:“难道买套设备后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家里赚钱?”妹妹说:“这种自给自足的感觉很好,让我觉得踏实。我不再担心用电多了,也不再担心环境污染。这一切都得益于屋顶上的那些光伏板。”

原来,每当阳光照射在光伏板上,它们就会默默地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光伏板不仅给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还让村民懂得了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如今,村民们不仅关注环境问题,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还积极参加各种环保活动。

妹妹告诉我,她主动承担起村里的环保工作,平时经常抽空清理河边、路旁等地的垃圾,在她的带动下,村民们不怕脏、不怕累地共同守护着美丽家园。她所在的村小组连年被评为卫生村组。

妹妹说:“有了光伏板的陪伴,我们的小家变得更加温馨和谐。每当阳光普照大地,深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一刻,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尤其是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光伏板上并转化为电能的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一股活力在涌动。”

这是光伏带给村民的希望,也是村民的诗和远方。

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是每个人心中的归宿。而光伏,则是这个港湾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不仅是一种清洁能源,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要回城了,第二天清晨起床,阳光普照大地。我站在妹妹家的阳台上放眼远眺,只见一张张光伏板与苍穹交相辉映,瞬间定格成一幅美不胜收的绿色能源新画卷。

家的幸福,不仅在于物质的丰盈,更在于精神的富足。光伏板不仅给妹妹全家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更让他们学会了珍惜与感恩。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去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温暖,而光伏板恰恰是生活中那份美好与温暖的见证。

诗二首

■纪东津

月光

月光娇羞
弯成我偷藏的戒指
想你的夜空
心事被点亮
灵魂皎洁一览无余

窗外飞轮流淌成一泓泉
飞流如瀑
恰似梦中你的秀发

潜入我梦乡的月光
汇成一弯故乡的河
我是那尾
吐气如兰的鱼

夜思

秋日萧瑟,黄叶飘零
风愈发凉薄
季节在万物衍化中减速

夜观星辰
我看见春夏秋冬
围绕天柱旋转
斗转星移
秋去落叶有声
冬来大雪无言
岁月静好
坐等春华秋实

我心若菩提
是树亦非树
我心若明镜
是台亦非台
身上无尘埃
何必勤拂拭

在大学宿舍接电话

■顾席位

送女儿去学校报到,在宿舍里帮她收拾床铺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大学宿舍。那时的大学宿舍硬件条件肯定不如现在优越,但在当时也是“标配”。当时的大学宿舍里,门内上方往往装着一个喇叭,那可是我们的“宝贝”。

近30年前,在那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每栋宿舍楼只有一部分机电话,只能接听不能拨出。四层宿舍楼10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住8个人,这么多人共用一部电话,难度可想而知。学校在每栋宿舍楼里装了一个呼叫系统,呼叫器在一楼传达室,终端就是每间宿舍里的小喇叭。

每当有人到宿舍来找人或者打电话来,门卫师傅就会按下呼叫器上的房间号喊道:“某某某,有人找!”被喊到的同学,就会如同中奖一般,立刻放下手中的事,飞速往传达室跑去。

我当时住在一楼,离传达室近,还从容些。如果看到有人拨开人群,从楼上飞奔下来,所有人都会迅速闪开一条道,因为这个人一定是去接电话的。

有的同学兴冲冲地跑到传达室,拿起电话机,听到的却是“嘟嘟嘟”的忙音,只能遗憾地离开。原来,传达室师傅接通电话,用呼叫器喊过人后,通常就把电话放在桌上,去忙其他事了。打来电话的人等了几分钟,见没有人来,不确定能不能等到人,于是便挂了电话。

也有“内行人”摸索出一些方法,比如,先打一次电话让师傅喊人,快到一分钟(通话费用按照每分钟为单位进行计算)时没人来就赶紧挂掉,然后过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再打。但有时电话长时间打不

进来,要么是因为电话机还没放回去,要么是因为其他电话打进来了。

一些同学和家人说好了,让人家在晚上固定时间打电话来,他们提前等着。所以,每天晚上,尤其是周末,传达室的电话机旁总是围满了人。一名同学在接电话,后面的同学要么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要么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眼看约定的时间快到了,接电话的同学还没结束,甚至没有结束的迹象,心急的同学就站不住了,先是发出各种暗示提醒接电话的同学,如果不见效就直接大声提醒——“我有急事呢”“没看到后面这么多人干嘛”“电话费不要钱啊”……对此,有的同学往往会抓紧时间结束通话,有的同学根本不搭理。这时,等待的同学就更不淡定了,开始发出各种“噪声”进行干扰,目的就是让接电话的同学“知难而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到大二的时候,校园里安装了几台磁卡电话机,有些条件好的同学就买了磁卡打电话给家人,不再抢占宿舍楼里的“公共资源”了。

接到电话可不是人人都有的“福利”,而是少数人的“专利”,大多数同学可能一年也接不到一次电话。那时,家用电话尚未普及,通话费用高昂,没有什么急事,人们一般不会用电话联系。上大学时,我遇到一些事情想和父母说,只能写信,等父母收到信再回信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那时,父母平时积攒下来的对孩子的爱,等到寒暑假时才有集中释放的机会,但不善言辞的父母,表达方式往往就是美味可口的饭菜和看着孩子狼吞虎咽时的笑容,就如现在的我们,总是尽量给儿女最好的照料。